



# 还乡情节与情绪价值

——读潘灵中篇小说《替父还乡》

杜福全

潘灵的中篇小说《替父还乡》刊于《芳草》2024年第6期,讲述的是人到中年的曼松替慧脑梗的父亲回乡探亲其捐书修建的图书馆,并看望父亲的发小水生的故事。从小说名字看,这似乎是一个还乡的故事,但实际上不是,或者说不是。替父还乡的情节,不仅为故事的结构搭建了一个框架,更为小说反映现实生活打开了一扇别开生面的窗口。

小说的主人公曼松,是一个在建筑设计院工作的中年男人,他整天疲于奔命地工作,回到家就倒头大睡。“作为丈夫,他每月会按时将获得的薪酬交到妻子手里,按部就班地尽着他自认为做丈夫的义务。”这种没有情调和浪漫的婚姻生活,使心灰意冷的妻子熬到女儿高考结束后,就毅然决然地向法院提交了离婚诉讼,理由是丈夫在近20年的婚姻生活中未给她提供情绪价值。人到中年的曼松,婚姻生活陷入危机,走到了破裂的边缘。

曼松的父亲,退休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员,是一个赫赫有名的语言学家,业余爱好是收藏和阅读中外文学名著。曼松的母亲喜欢热闹,喜欢聚会,向往诗和远方的惬意生活。他的父亲和母亲因为文学走在一起,尽管他们的兴趣爱好迥然不同,但日子也还过得去。然而却发生了一件意外之事,他的父亲在一所知名高校做访问学者期间,用几十本笔记本抄录了全本《金瓶梅》,后来被同事举报说他私下里收藏淫书并被搜了出来,此事闹得左邻右舍和单位同事都知道了,让他的母亲颜面尽失。从此,母亲对父亲收藏和阅读文学名著的行为深恶痛绝。“无论父亲当时如何解释,说抄全本《金瓶梅》的初

衷是为了语言研究和文学欣赏,都没能取得母亲的谅解。父亲那些中外文学名著,因而躺着中枪,成了被殃及的池鱼。”此后,母亲不准父亲引导儿子阅读文学书籍,也不准儿子触碰文学书籍。退休后换新居时,父亲想把客厅装上书架放他的书籍,母亲坚决不同意,于是,父亲一个人住在旧居里守着他的书,母亲则一个人住进了新居,就这样,两人分居10余年不相往来。一对夫妻,因为文学书籍而让婚姻生活陷入了困境。

父亲的晚年,一直在为自己价值上百万元的藏书的存在问题发愁,想放在儿子曼松的车库里却遭到拒绝,闹得差点断绝父子关系。正好家乡所在市的文旅局局长找上门来,希望借助文化名人的效应发展乡村旅游,游说父亲捐书给家乡建图书馆,并将该图书馆以父亲之名命名为“闻道图书馆”。这不但解决了父亲上万册图书的存放问题,还给家乡人提供了精神食粮,让他们能够接受文学艺术的熏陶,作为知识分子的父亲为此欣喜万分。图书馆建好后,父亲一直挂念着那些书,于是恳求儿子曼松替他回乡探亲看的情况,同时探望父亲的发小水生,还买了一部老年手机给水生。

来到歇马镇,曼松发现“闻道图书馆”建在深宅老院里,除了申报文旅小镇时成为加分项外,整天大门紧闭,冷冷清清,书架上布满了灰尘,空气中弥漫着霉味。而父亲的发小水生,早就用上了智能手机,玩微信、刷抖音,日子过得悠闲自在。也就是说,现实中的家乡并不是父亲想象中的家乡,父亲的一片赤诚之心在现实中并没有实现双向奔赴和同频共振。正如水生所言:“弄一卡车书来,乡下人读啥书?我们乡下人要读得好书,还不像他闻道一

样,去城里吃俸禄享清福了?不是我说他,一厢情愿,一厢情愿。”

作为一个以讲故事见长的小说家,潘灵的小说对当下的介入和书写,对人的心理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剖析,总是以一种曲径通幽的精巧构建,剥离出对现实世界的精微洞见。小说中,象征着文明的书籍,却成了一个家庭的问题,甚至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与家乡之间的问题,由此导致夫妻关系、父子关系和乡梓情谊陷入困境。对于父亲而言,“书是横亘在他这个家庭的一座大山。父亲和母亲的关系,父亲和自己的关系,都跟书有关系。书是这个家庭中真正的‘第三者’。如果没有父亲的那些书,父亲不会跟母亲闹成分居数十年这样的窘境,自己与父亲的关系也不会成如今这样糟糕的局面。”

替父还乡的过程,既是曼松重新审视父亲的过程,也是重新审视自己、审视婚姻、审视当下的过程。“他从未有过今天这样的体会,自己的父亲离自己如此近。这个在他印象里古怪呆板、索然无味的男人,今天却勾起了他太多的好奇心。过去在曼松心目中,父亲除了在语言学上确有真知灼见外,几乎一无是处。但现在这种认知仿佛正在被颠覆……他万分痴迷于那种耕读传家的生活。”重返故乡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让主人公曼松重新认识了父亲,重新认识了自己,重新认识了当下的生活,认识到父亲一辈子坚守的其实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神骨,但在现实世界中却是孤独的。曼松没有将图书馆的真实情况告诉父亲,而是骗他说有很多人在图书馆读书,还编了爷孙俩在图书馆看书的细节来哄父亲开心。

在《替父还乡》这本小说中,涉及

2023年的一个流行语:情绪价值。2024年,《咬文嚼字》编辑部发布了“2023年十大流行语”,对“情绪价值”的解释为:对人际关系的描述,指的是一个人影响他人情绪的能力。一个人给他人带来舒服、愉悦和稳定的情绪越多,他的情绪价值就越高;反之,他的情绪价值则越低。

小说以文学名著构建故事的矛盾和冲突,背后隐藏着作家对当下社会的敏锐洞察和深刻思考。作为承载文化知识、沟通思想情感、传递艺术情趣的书籍,在社会生活中的阅读广度和深度,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的文明程度。大体相同或相似的文化思想、心理情感和审美情趣,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互相理解和互相体谅,从而形成心灵默契和思想共识。没有广泛且深度的阅读,我们就无法获取关于自我、他人和世界的知识,只能各自生活在各自有限的经验和认知里,成为一个个狭隘、偏执的个体,人与人之间也就难以产生思想、情感、认识上的共通和共鸣,也就谈不上为他人提供情绪价值。实际上,阅读本身也是一种沟通交流,与作者、与书中的人物沟通交流,也是与自己沟通交流。这就是阅读文学书籍的价值,看似无用,实则在潜移默化中却有大用。

当主人公曼松从歇马镇带回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在家里与妻子交流讨论这本书时,妻子觉得丈夫为她提供了情绪价值。“妻子说,如果你能像今晚这样,给我讲故事,或者,你回到家来,陪我说点什么,做点什么,甚至是惹我生气,让我吃醋,我也不会逼你签署离婚协议。”一场处于危机中的婚姻,因为一本小说而化解。潘灵在《无用之用》中谈道:“小说里的曼松,他确实肩负了父亲的重托,但他并非仅是

一个使者,在替父还乡的过程中,他觅到了自己的精神之乡,实现了自我救赎,在无用中找到了大有用。”

小说的结尾,父亲因为曼松虚构“闻道图书馆”热闹的阅读场面而兴奋不已,叫曼松跟歇马镇相关部门联络一下,他还要捐一批图书给他们。

曼松慌忙摆手,说不不不,您的书不能再捐了。

为何?父亲不解。

您也太自私了。曼松说。

我自私?我捐书反倒自私了,哪门子逻辑?父亲是有些生气了。

您心中只有您的故乡歇马镇,您还说您不自私?您什么时候想过我?歇马镇人要阅读,我也要呀!您怎么不把您那些书给我?

曼松这一席话,让父亲惊得差点掉下巴,这是自己过去熟悉的那个儿子吗?他什么时候脱胎换骨的?

你说的可是真话?父亲问曼松。

当然是真话!曼松加重了语气说,您那些书,我要定了,就当您给我的遗产。话出口,曼松知道说错了,但已收不回了。

逆子!父亲骂道,遗产?老子还没死哪!

曼松听出来了,父亲的责骂里,竟然藏着丝丝欣喜。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藏着丝丝欣喜”意味着:父亲坚守的精神之乡,终于有了传承之人。这可能才是“替父还乡”的寓意,也是这本小说想要呈现和探讨的主题。

## 推荐一本好书

## 云山深处怡性灵

艾祖斌

那是一个微晴的秋日,我到鲁甸县水磨镇调研文旅融合发展情况,当地独特的自然美景让人流连忘返。

水磨镇拖麻村平均海拔2500米,群峰之间有许多条小溪,其中拖麻溪是最大的。溪水十分清澈,从公路桥洞里涌出,水花翻滚。溪流两岸是一片青青的草地,水随山转,有些平缓的草坪,可做露营地。宋明浩介绍说,有商家准备在这里开发乡村旅游。看着那清澈透明的溪水,我想起了王维的《山中》:“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时令已到深秋,天气微寒,山林中的黄叶、红叶随风飘落,这正是王维诗中所描写的意境。

走到一个叫洗羊塘的地方,这里四面高山耸入云霄,山石多为沉积岩,呈黄褐色。溪水从一处岩石向下流,形成一个深潭,让人不禁想起柳宗元的《小石潭记》:“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珰环,心乐之。……”这里虽没有竹林,但也很清幽,有远离红尘之感。我想起诗人袁枚的《赠瑛上人住洞林》:“托钵千岩里,松花冻未开。猿猴依讲席,饥鸟下生台。潭影留云定,钟声送月回。山中太古雪,为寄一瓢来。”遥望山顶茂密的松林,心想那里的松花快开了吧?清澈的潭水倒映出天光云影,现在是农历九月二十九日、月晦之日,旁边虽没有古寺钟声,却有禅门之韵。在这寂静的山野,只有我们几人说话的声音。

王维的《酬张少府》,写他晚年隐居乡野的生活,其中有“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的诗句。我想象在这深山中建一两间木制小屋,有月亮的夜晚,在松风吹拂之下弹琴唱歌,亦仙亦禅,那有多么惬意。打算在拖麻村发展乡村旅游的常先生和李先生在洗羊塘搭建了两间简易的棚屋,自带了些食物在那里野炊,给这个寂静的山谷增添了一点人间烟火气息。

同行的工作人员说,顺着山溪往走,几重山峦之外,白云深处还有一个苗族村寨。虽然山中别有妙境,但因时间有限,我们没能进一步往大山深处走,只好如乾隆皇帝所写的“天缘有份再来游”了。回来之后,我作了一首小诗《咏拖麻溪·洗羊塘》:

久困繁华市,人车若蚁潮。  
何如居野谷,静谧远尘嚣。  
一顶茅檐小,三溪古水遥。  
松声盈耳畔,鸟影赛山高。

## 追梦利济河

袁荣

我的故乡在昭阳区龙泉街道集中社区。从村子的西南面,穿过喧闹的菜市场,越过宽敞的停车场,就能看到一条大河横亘在眼前。

这条大河就是汉朝犍为郡南部都尉文齐率众人开挖的利济河。利济河原来的河道弯弯曲曲,每逢夏季涨水,经常淹没沿岸的庄稼,甚至冲毁两岸的树木。20世纪70年代,全国各地兴修水利,昭通地委乘势而为,利济河迎来了百年难遇的改建机遇。临近北郊的蒙泉、北闸等几个公社的数千名青年,在几十台挖机的帮助下,顶风冒雪,挥汗如雨,历经数月,不仅把弯弯曲曲的河道改成了一条十几米宽、十几公里长的笔直大河,还在两岸栽种了数万棵白杨树。数年之后,河岸绿树成荫,树影婆娑,河面碧波荡漾,河里鱼虾成群。从此,河边的村民不再担心庄稼被淹、树木被毁,曾经夺去无数鲜活生命的方家湾也不再让人害怕。美丽的利济河成了孩子们的欢乐河,年轻人的游乐园。

春风拂面,万木争荣。小草绿了,野花开了,蜜蜂在花丛中采蜜,鸟儿在树枝上鸣叫。农民在地里播种,或种洋芋,或种玉米,或种小菜。累了,拄着锄头小憩,渴了,喝口井水,一脸的疲惫也掩盖不住他们满心的希望。夏日炎炎,酷暑难耐。一到周末,孩子们便不约而同地来到河边玩耍。才听见一阵“扑通扑通”的声音,河面便像饺子似的,只见数十颗小脑袋在水里晃荡。有的是在捉鱼,有的是在洗澡。捉鱼的三娃才想炫耀:“看,我捉到了一条泥鳅!”没承想,泥鳅就跳进了他的嘴里,滑稽的场景惹得小伙伴捧腹大笑。洗澡的小文刚听到有人喊:“你姐来找你了!”便一个猛子扎进水里,顿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姐急得直叫:“我弟呢?我弟呢?”他“哗啦”一声钻出水面,大叫:“我在这呢!”

秋风瑟瑟,遍地金黄。小草换上了黄色的衣服,稻谷也低下了头,柳叶高兴地在空中跳舞,玉米早已收割,一垛一垛的玉米秆竖立在地里,像极了一间间简易的看护棚。岸边,红萝卜长大了,艳丽得如同新娘。年轻的农民装好一担萝卜,累了,就索性坐在扁担上,边啃着萝卜,边搜寻着自家的孩子。大人们忙着,小孩们也没闲着,他们正在地里逮虫子呢!这是鬼蚂蚱,可以烤着吃的。那是扞担蚂蚱,千万不要吃。这是花蝴蝶,是毛毛虫变的。那是飞蛾,会抠人眼睛的,他们总是这么说。大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才不会管他们说的是真是假呢。只要猪胖、娃乖,就谢天谢地了。

寒风凛冽,白雪飘飘。当河面结冰时,一切事物都像睡着了,树木睡着了,田野睡着了,甚至连狗也好像睡着

了,原野肃静得听得到血液的流淌声。可这并不影响孩子们,他们依旧到河边玩耍。滑冰是他们的最爱,哪怕因滑落水中成了落汤鸡,回家挨揍也痴心不改。砸冰块是孩子们不能滑冰的无奈之选,听见冰块被石头砸碎的声音,那就是他们心中的天籁之音。更好笑的是,有的孩子甚至为了显示勇敢,在小伙伴的怂恿下,跳进刺骨的河水里游泳,因为他要当小英雄。

一段时期,利济河成了臭水河,污水横流,整个河道臭气熏天,鱼虾绝迹。沿河村民掩鼻生活,苦不堪言。

近年来,昭通奏响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号角。为方便村民生活,昭通市政府投资数亿元,疏通河道,铺设污水管,新建沿河公路,在集中社区河边新建了便民菜市场、临时停车场和灯光球场。白天,利济河畔车水马龙,康养健身步道上游人如织。夜晚,休闲健身的妇女们载歌载舞。没事的老人们,围坐在一起促膝谈心。小孩则在人群中呼朋引伴,嬉戏穿梭。

工作后,我住进了城里。每次回老家看望父亲,总要到利济河边走走。说是走走,其实是去追梦。站在河岸,望着滔滔远去的河水,不禁感慨万分:尽管时光如梭,沧海桑田,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始终没变。没有中国共产党,哪来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